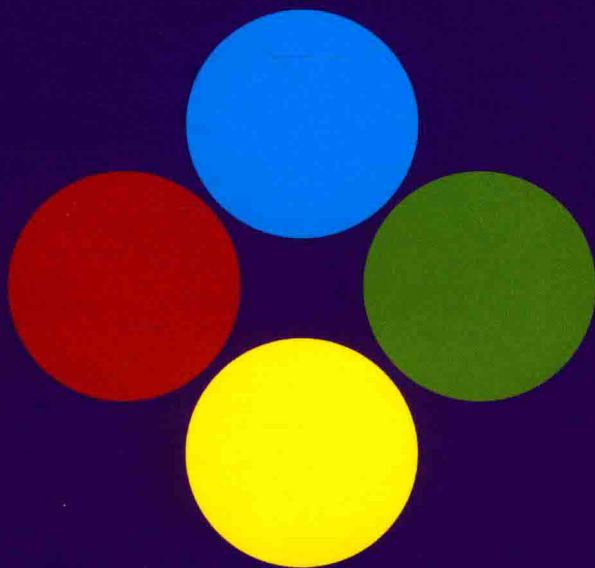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市属高等学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09CTY007）

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 遗产研究

茹秀英 等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市属高等学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09CTY007）

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 遗产研究

茹秀英 等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李 飞
责任编辑: 刘玟占
审稿编辑: 李 飞
责任校对: 王子涵
版式设计: 杨 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遗产研究 / 茹秀英等著. —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644-2404-6

I. ①北… II. ①茹… III. ①奥运会-教育工作-研
究-北京-2008 IV. ①G811.21②G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774号

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遗产研究

茹秀英 等 著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48号
邮 编: 100084
邮 购 部: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010-62989432
发 行 部: 010-62989320
网 址: <http://cbs.bsu.edu.cn>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成品尺寸: 228×170 毫米
印 张: 10
字 数: 149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书因印制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言

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奥运会第一次眷顾了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摆在中国和奥运面前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是其中之一。在全面继承以往奥林匹克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北京奥组委联合中国教育部、北京市政府以及北京市教委共同制订并实施了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计划，这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形成了一个独具东方文化特色且形式和内容结构最为完整的奥林匹克教育模式——“北京模式”。

那么这场因北京奥运会到来、首次在中国开展的、历时7年（从2001年7月13日—2008年9月）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为什么要开展？留下了哪些遗产？哪些遗产得到了传承和利用？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可持续发展良方何在？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考察法、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尝试性的分析探讨。

本课题研究历时5余年，一经成文，完成结题，深感没有专家老师的无私指导和赐教，没有研究团队成员的全力奉献和鼎力相助，本研究几乎无法完成。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北京体育大学的任海教授，从研究问题的提出、整体逻辑框架的构建和最终成文给予的高屋建瓴的指导；感谢恩师中国学校体育资深专家周登嵩教授，在研究成文后给予的全方位的指导和评价；感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耿申研究员，本人有幸在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中，认识了耿老师，并在耿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他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在本课题的研究中，耿老师从研究范

5	分析与讨论	22
5.1	奥运会主办国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活动的 原因分析	22
5.2	国际奥林匹克教育遗产的北京传承与借鉴	36
5.3	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遗产的“北京模式”	63
5.4	北京奥运会后“北京模式”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114
5.5	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北京模式”的不足 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138
6	结论与后续研究建议	144
6.1	结 论	144
6.2	后续研究建议	148
	参考文献	149

1

绪论

教育是以顾拜旦为代表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发起这场宏大国际社会的初衷。综观百余年的发展,就本质而言,奥林匹克运动是按照教育的逻辑线索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为“三大支柱”的组织体系的确立,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和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三大赛事为核心的活动体系的设立,五环、格言、会旗、会歌、会标、奖牌、吉祥物等一系列独特而鲜明的视觉形象的识别,火炬接力、开幕式、颁奖仪式和闭幕式四大仪式的出台,每一个方面都与教育紧密结合。正如已故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言:离开了教育,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实现其崇高的目标。

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体育文化现象，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太多太强的功利性使得奥运会作为教育工具，在培养人的和谐发展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奥运会在既有模式的束缚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教育功能在日趋减退。”^[1]这一现实问题出现在“二战”之后，随着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参赛，奥运会人数不断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但在冷战的格局下，奥运会成了两大阵营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奥运会作为教育工具功能锐减的现实下，1954年，国际奥委会全会在雅典

[1] 任海. 青年奥运会的超越与挑战[J]. 体育与科学, 2010(2):4.

通过了奥林匹克艺术展览的决议,要求组委会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制定和实施文化活动计划(the Cultural Programme of the Games)^[2],以应对奥运会教育功能缺失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与奥运会有关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首次出现在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期间,但该活动的发起和组织者并不是奥运会组委会,而是由日本教育部、日本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私人组织联合举办的。1961—1964年间,日本出版了四种奥林匹克读本,面向日本所有的中小學生发放^[3]。这是奥运史上首次在奥运会期间,专门针对中小學生开展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随后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和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奥运会组委会都组织开展了针对中小學生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但这些教育活动都是在各国奥运会文化计划的框架下开展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被公认为是奥林匹克教育的分水岭,其重要标志是在组委会、魁北克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Quebec)、魁北克体育教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Quebec)的三方支持下,出台了独立的奥林匹克教育计划(the Olympic Education Programme),继而,“奥林匹克教育”(Olympic Education)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首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体育运动教育和奥林匹克研究中。^[4]自蒙特利尔奥运会起,历届奥运会各主办城市/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奥林匹克教育计划,面向中小學开展旨在传播奥林匹克价值和理念的教育实践活动。

“从1994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出版的手册就要求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在申办书中要特别强调在文化项目中教育的作用。自2002年冬季奥运会之后,申办手册要求每个申办城市不仅在举办奥运会时必须实施教育项目,而且在奥运会主办权决定的那一刻到奥运会开幕式召开之前的七年间,也必须实施奥林匹克教育项目。”^[5]

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奥运会第一次眷

[2] OCOG's 1956. Official Report of the Games of the XIVth Olympic Stockholm 1956. Stockholm: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XVIth Olympic Stockholm, 1956:194-198.

[3] Berta Cerezuola, Raquel Correa, Chris Kennett. Olympic Education Programme for the Olympic Games, p5.

[4] Olympic Education, Norbert Muller, Olympic Studies Reader[M], Vol 1, 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 Press, P 335.

[5] Roland Naul. Olympic Education. Oxford: Meyer\$Meyer(uk) Ltd, 2008:p59.

2

文献综述

2.1 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研究

2.1.1 奥林匹克教育概念的界定

“奥林匹克教育”(Olympic Education)作为一个专门术语,首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体育运动教育和奥林匹克研究中。^[6]此后国内外学者对此概念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国外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教授戴安娜·宾德(Deanna Binder)认为奥林匹克教育首先是价值观的教育,并将奥林匹克教育价值观概括为五条简短的概念:享受身体奋斗中获得的快乐;公平竞争;尊重他人;努力达到能力的顶峰;均衡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发展。^[7]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麦克隆(J. MacAloon)认为奥林匹克教育有两种含义:①奥林匹克教育是关于奥运会和奥林匹克历史的教育;②奥林匹克教育是通过奥运会进而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教育。^[8]德国美因茨大学教授诺伯特·米勒(Norbert Muller)认为奥林匹克教育是:①身心和谐发展的理念;②通过高水平竞技表演追求人的完美的理念,其中科学和艺术成绩与运动成绩同等重

[6] Olympic Education, Norbert Muller, Olympic Studies Reader[M], Vol 1, 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 Press, P 335.

[7] Binder, D. (2000a). Be a champion in life! A book of activities for young people based on the joy of participation and on the important message of the Olympic idea. An International teachers' resource book for school[M]. Athens: FOSE;&Dinder, D. (2001) "Olympism" revisited as context for global education, Quest, 53(1):14-34.

[8] 约翰·麦克隆.更新奥林匹克教育[J].茹秀英译.体育文化导刊, 2007(6): 76-78.

要；③作为竞技体育的一部分，遵守诸如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以及愿意尊重承诺的伦理道德原则；④和平与相互理解的理念；⑤在竞技体育内部并通过竞技体育促进人类的解放。^[9]

国内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原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研究员熊斗寅认为：奥林匹克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广义的奥林匹克教育、一是狭义的奥林匹克教育。广义的是指一切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中包含的教育因素；狭义的是指课堂讲授的奥林匹克知识体系，也可以理解为奥林匹克学的课程教育。^[10]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认为：奥林匹克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通过体育运动传播奥林匹克价值的教育活动。^[11]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耿申认为：“奥林匹克教育主要是指在奥运会举办城市及所在国家，以奥林匹克运动为载体，通过生动活泼的活动向青少年传授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生活哲学，以及与举办奥运会相关的科技、环保、城市建设、国际交往等内容，以促进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世界和平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12]

从以上国内外代表性的观点可以看到,目前关于奥林匹克教育概念的界定有以下特点:①以奥林匹克教育内容为核心的界定(诺伯特·米勒、戴安娜·宾德),即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教育;②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的界定(约翰·麦克隆、熊斗寅),即奥运会(奥运知识)的课堂教育与通过奥运会的奥林匹克运动教育;③基于教育学要素的界定(任海),奥林匹克教育的教育对象是青少年为主体,教育手段是体育运动,教育内容是奥林匹克的价值观;④以举办奥运会为背景的正式奥林匹克教育的界定(耿申),教育对象是面向青少年,教育内容是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具有教育价值的诸多要素,并强调该教育是实践活动。

[9] Norbert Muller. Olympism and Olympic Education. Report on the IOA' s special sessions and seminars 1998/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1998:455-463.

[10] 熊斗寅.什么是奥林匹克教育[J].中国学校体育, 2007(4):62-64.

[11] 任海. 奥林匹克教育与跨文化传播[J]. 教育科学研究, 2007(12):5-7.

[12] 耿申. 国际视野中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北京模式”[J]. 教育科学研究, 2007(12):8-12.



2.1.2 奥林匹克教育内容的研究

2.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学术界对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综阅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奥林匹克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其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

一是从奥林匹克运动的视角进行教育审视,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麦克隆(John J. MacAloon)和德国学者若蓝德·那尔(Roland Naul)。麦克隆教授从奥林匹克运动的视角,对奥林匹克教育做了经典界定,即奥林匹克教育是通过奥运会进而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教育。若蓝德·那尔则在其《奥林匹克教育》一书中,从奥林匹克运动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奥林匹克教育的思想及组织体系,他认为奥林匹克教育理念源于创始人顾拜旦的教育观,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组织是国际奥委会、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各国家奥委会和高等教育机构及奥林匹克研究中心。^[13]

二是学校日常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是加拿大学者蒂娜·宾德(Deanna Binder)和德国的若蓝德·那尔。宾德认为,奥林匹克教育主要是价值观教育,具体包括两个标准:一是倡导奥林匹克领域的价值观教育,二是将这种价值观教育与日常生活中的运动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并规定了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的五项任务:①通过体育运动丰富个体的人格,这种体育运动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并且成为个体终身的经验;②通过公平竞争培养团结、包容、相互尊重的精神;③根据国家和地区的需要,提倡和平、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保护环境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④根据奥林匹克理想,鼓励追求卓越和成就;⑤通过挖掘与展示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促进人类文明的延续。若蓝德·那尔通过国际对比的方式,例举了世界各国是如何将奥林匹克教育融入日常课程,尤其是体育课程,并从理论视角分析了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与竞技运动教育(Sport Education)与奥林匹克教育(Olympic Education)之间的关系。那尔进一步将奥林匹克教育阐述为日常的价值观教育,目的是通过体育运

[13] Roland Naul. Olympic Education. Oxford: Meyer\$Meyer(uk) Ltd, 2008:p55-87.

主要集中在奥林匹克运动的视角和对奥运会主办城市/国家正式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研究两方面,对学校日常开展的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从奥林匹克运动的视角出发,在理论上对奥林匹克教育的内涵、目标、内容、手段等阐述最深刻、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的《奥林匹克教育与跨文化传播》一文^[16],该文提出:奥林匹克教育的内涵从根本上讲,是以青少年为目标群体,通过体育运动传播奥林匹克价值的教育活动。教育目标是维护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如和平、友谊、进步;教育内容是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人文价值,如奋发图强、追求卓越、公平、公正、尊严、尊重;基本手段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形态——体育运动。从史学角度对奥林匹克教育研究较为系统、全面的是北京体育大学郭兆霞的博士论文《奥林匹克教育历史演变研究》^[17],该研究以奥林匹克教育目标、教育形式和内容、教育组织机构、教育对象四大维度为理论框架,分别对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冷战时期和全球化时代三个历史阶段的奥林匹克教育进行全面的梳理,并对未来奥林匹克教育的基本取向进行了探讨。

对奥运会主办城市/国家正式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窦喆对雅典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的计划、实施及其评价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介绍。^[18]吴鹭江以雅典奥运会的奥林匹克教育计划为对象进行了全面述评:雅典奥林匹克教育具有明确的取向,鲜明的希腊特色,重视残奥会的教育价值,教育组织及活动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从比较学视角对奥林匹克教育计划进行研究的是马岳良撰写的《雅典、都灵、北京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比较研究》一文^[20],他从主题设置、内容安排、实施方式以及科技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史学视角对奥运会主办城市/国家正式奥林匹克教育计划进行全面系统

[16] 任海.奥林匹克教育与跨文化传播[J].教育科学研究,2007(12):5-7.

[17] 郭兆霞.奥林匹克教育历史演变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毕业)学位论文,2010.

[18] 窦喆编译.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教育计划——2004年雅典奥运会组委会教育培训部部长 Costas Politis 在2002年德国《寓教于体》论坛上的发言[J].中国学校体育,2003(2):78-79.

[19] 吴鹭江.论雅典奥运会的奥林匹克教育[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5):581-583.

[20] 马岳良.雅典、都灵、北京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比较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5(2):54-58.

耿申的《国际视野中的奥林匹克教育“北京模式”》一文^[23]，他认为，北京奥林匹克教育可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形成一个独具东方特色且形式和内容最为完整的“北京模式”。北京模式的主要支柱由“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奥林匹克教育‘同心结’交流活动”“奥运志愿服务教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全民参与”四大典型性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完整的组织保障体系和相应的研究活动所构成。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是耿申、张蕾、任海、郭兆霞等完成的《国际奥林匹克教育中的“北京模式”研究》一书^[24]，该著作分八章对北京奥林匹克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关于北京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成果。

2.3 奥林匹克遗产的相关研究

2.3.1 国外研究现状

2.3.1.1 奥林匹克遗产的界定研究

“奥林匹克遗产”（Olympic Legacy）这一概念提出时间并不长。广义的奥林匹克遗产是指“顾拜旦的遗产，这与某些历史学家提出的二战遗产方式相同。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用了具有广义含义遗产一词：‘我们前辈们——顾拜旦、法国人以及古希腊人——的文化遗产。’”^[25]由此可见，广义的奥林匹克遗产是指古奥运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遗产。

狭义的奥林匹克遗产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被各奥运会组委会提出并普遍使用。例如，亚特兰大奥组委为了吸引各国的民众提出了“运行遗产”（Operational Legacy）的概念。在《亚特兰大后奥运报告》（The Atlanta Post-Games Report）中，用两段的篇幅论述了百年奥林匹克公园（the Centennial

[23] 耿申.国际视野中的奥林匹克教育“北京模式”[J].教育科学研究, 2007(12): 8-9.

[24] 耿申, 张蕾, 任海, 郭兆霞, 等.国际奥林匹克教育中的“北京模式”研究[M].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 12.

[25] The Legacy of the Olympic Games 1984-200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Lausanne 14th, 15th and 16th November 2002. “Documents of the Museum”, Olympic Museum collection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34.